

后汉书卷六十八

郭符许列传 第五十八

郭太字林宗，①太原界休人也。②家世贫贱。早孤，母欲使给事县廷。③

林宗曰：“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？”遂辞。就成 屈伯彦学，三年业毕，博通坟籍。善谈论，美音制。乃游于洛阳。始见河南尹李膺，膺大奇之，遂相友善，于是名震京师。后归乡里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，车数千两。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，宾望之，以为神仙焉。

注①范曄父名泰，故改为此“太”。郑公业之名亦同焉。

注②介休，今汾州县。

注③苍颉篇曰：“廷，直也。”说文：“廷，朝中也。”风俗通：“廷，正也。

言县廷、郡廷、朝廷，皆取平均正直也。”

司徒黄琼辟，太常赵典举有道。或劝林宗仕进者，对曰：“吾夜观干象，昼察人事，天之所废，不可支也。”①遂并不应。性明知人，好训士类。身長八尺，容貌魁伟，衣博带，周游郡国。尝于陈梁闲行遇雨，巾一角垫，②时人乃故折巾一角，以为“林宗巾”。其见慕皆如此。③或问汝南范滂曰：

“郭林宗何如人？”滂曰：“隐不违亲，④

贞不绝俗，⑤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吾不知其它。”

⑥后遭母忧，有至孝称。⑦林宗虽善人伦，而不为危言核论，

⑧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。

及党事起，知名之士多被其害，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。遂闭门教授，弟子以千数。

注①左传晋汝叔宽之词。支犹持也。

注②音丁念反。周迁輿服杂事曰：“巾以葛为之，形如

* () ** 𦐇] * 音口洽反。本居士野人所服。魏武造

* () ** 𦐇] * 其巾乃废。今国子学生服焉。以白纱为之。”

注③泰别传曰：“泰名显，士争归之，载刺常盈车。”

注④介推之类。

注⑤柳下惠之类。

注⑥礼记曰：“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。”

注⑦谢承书曰：“遭母忧，欧血发病，历年乃瘳。”

注⑧礼记曰：“拟人必于其伦。”郑玄注曰：“伦犹类也。

“论语孔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。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核犹实也。

建宁元年，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，林宗哭之于野，恸。既而叹曰：

“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’。①‘瞻乌爰止，不知于谁之屋’耳。”②

注①诗大雅之词。

注②诗小雅也。言不知王业当何所归。

明年春，卒于家，时年四十二。四方之士千余人，皆来会葬。①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，蔡邕为其文，既而谓涿郡卢植曰：“吾为碑铭多矣，皆有德，唯郭有道无愧色耳。”

注①谢承书曰：“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，自弘农函谷关以西，河内汤阴以北，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，柴车苇装塞涂，盖有万数来赴。”

其拔士人，皆如所鉴。①后之好事，或附益增张，故多华辞不经，又类卜相之书。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，着之篇末。②

注①谢承书曰：“泰之所名，人品乃定，先言后验，皆服之。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，游太学则师仇季智，之陈国则亲魏德公，入汝南则交黄叔度。初，太始至南州，过袁奉高，不宿而去；从叔度，累日不去。或以问太。太曰：‘奉高之器，譬之*泛)*[*]滥，虽清而易挹。叔度之器，汪汪若千顷之陂，澄之不清，扰之不浊，不可量也。’已而果然，太以是名闻天下。”

注②章章犹昭昭也。

左原者，陈留人也。为郡学生，犯法见斥。林宗尝遇诸路，为设酒肴以慰之。

谓曰：“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，段干木晋国之大狙，卒为齐之忠臣，魏之名贤。

①蘧瑗、颜回尚不能无过，况其余乎？②慎勿恚恨，责躬而已。”原纳其言而去。或有讥林宗不绝恶人者。

对曰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以甚，乱也。”③原后忽更怀忿，结客欲报诸生。其日林宗在学，原愧负前言，因遂罢去。后事

露， 人咸谢服焉。

注①吕氏春秋曰：“颜涿聚，梁父大盗也，学于孔子。”左传曰：“晋伐齐，战于黎丘，齐师败绩，亲禽颜庚。”杜预注曰：“黎丘，隰也。颜庚，齐大夫颜涿聚也。”又曰：“晋荀瑶伐郑，*郑驪弘] *求救于齐。齐师将兴，陈成子属孤子，三日朝，设乘车两马，系五邑焉。召颜涿聚之子晋，曰：‘隰之役，而父死焉，以国之多难，未汝恤也。今君命汝以是邑也，服车而朝，无废前劳。’”吕氏春秋曰：“段干木，晋国之驂。“说文曰：“驂，会也。谓合两家之卖买，如今之度也。”新序曰“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，遂致禄百万，而时往问之。国人皆喜，相与诵之曰：‘吾君好正，段干木之敬；吾君好忠，段干木之隆。’秦欲攻魏，司马唐谏曰：‘段干木贤者也，而魏礼之，天下莫不闻，无乃不可加兵乎？’秦君以为然也。驂音子朗反。

注②论语曰：“蘧伯玉使人于孔子，问之曰：‘夫子何为？’对曰：‘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’”又曰：“颜回好学，不贰过。”

注③论语孔子之言也。郑玄注云：“不仁之人，当以风化之。若疾之以甚，是益使为乱也。”

茅容字季伟，陈留人也。年四十余，耕于野，时与等辈避雨树下， 皆夷踞相对，①容独危坐愈恭。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，遂与共言，因请寓宿。旦日，容杀鸡为馔，林宗谓为己设，既而以供其母，自以草蔬与客同饭。②林宗起拜之曰：“卿贤乎哉！”因劝令学，卒以成德。

注①夷，平也。说文曰：“踞，蹲也。”

注②草，也。

孟敏字叔达，钜鹿杨氏人也。①客居太原。荷甑地，不顾而去。林宗见而问其意。对曰：“甑以破矣，视之何益？”林宗以此异之，因劝令游学。十年知名，三公俱辟，并不屈云。

注①十三州志曰，杨氏县在今魏郡北也。

庾乘字世游，颍川鄢陵人也。少给事县廷为门士。①林宗见而拔之，劝游学*官)*官] * 遂为诸生佣。后能讲论，自以卑第，每处下坐，诸生博士皆就讎问，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。后征辟并不起，号曰“征君”。

注①士即门卒。

宋果字仲乙，①扶风人也。性轻悍，喜与人报讎，为郡县所疾。林宗乃训之义方，惧以祸败。果感悔，叩头谢负，遂改节自救。后以烈气闻，辟公府，侍御史、并州刺史，所在能化。

注①谢承书“乙”作“文”。

贾淑字子厚，林宗乡人也。虽世有冠冕，而性险害，邑里患之。①林宗遭母忧，淑来修吊，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。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，心怪之，不进而去。林宗追而谢之曰：“贾子厚诚实凶德，然洗心向善。仲尼不逆互乡，故吾许其进也。”

②淑闻之，改过自厉，终成善士。乡里有忧患者，淑辄倾身营救，为州闾所称。

注①谢承书曰：“淑为舅宋瑗报讎于县中，为吏所捕，系狱当死。泰与语，淑恳恻流涕。泰诣县令应操，陈其报怨蹈义之士。被赦，县不宥之，郡上言，乃得原。”

注②互乡，乡名。“互乡难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孔子曰：‘人洁己以进，与其进，不保其往。’”史叔宾者，陈留人也。少有盛名。林宗见而告人曰：“墙高基下，虽得必失。”

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。

黄允字子艾，济阴人也。以才知名。林宗见而谓曰：“卿有绝人之才，足成伟器。然恐守道不笃，将失之矣。”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婚，见允而叹曰：“得如是足矣。”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。妇谓姑曰：“今当见弃，方与黄氏长辞，乞一会亲属，以展离诀之情。”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，妇中坐，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，言毕，登车而去。允以此废于时。

谢甄字子微，汝南召陵人也。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，俱有盛名。每共候林宗，未尝不连日达夜。林宗谓门人曰：“二子英才有余，而并不入道，惜乎！”甄后不拘细行，为时所毁。让以轻侮曹操，操杀之。

王柔字叔优，弟泽，字季道，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。兄弟总角共候林宗，以访才行所宜。林宗曰：“叔优当以仕进显，季道当以经术通，然违方改务，亦不能至也。”后果如所言，柔为护匈奴中郎将，泽为代郡太守。

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，知范特祖邮置之役，①召公子、许

伟康并出屠酤，司马子威拔自卒伍，及同郡郭长信、王长文、韩文布、李子政、曹子元、定襄周康子、西河王季然、云中丘季智、郝礼真等六十人，并以成名。②

注①说文曰：“邮，境上传书舍也。”广雅曰：“邮，驿也。”置亦驿也。风俗通曰：“汉改邮为置。置者，度其远近之闲置之也。”

注②谢承书曰：“太原郭长信、王长文、长文弟子师、韩文布、李子政、曹子元、定襄周康子、西河王季然、云中丘季智名灵举。子师位至司徒，季然北地太守，其余多典州郡者。”

论曰：庄周有言，人情险于山川，以其动静可识，而沉阻难征。①故深厚之性，诡于情貌；②“则哲”之鉴，惟帝所难。③而林宗雅俗无所失，将其明性特有主乎？然而逊言危行，终亨时晦，④恂恂善导，使士慕成名，虽墨、孟之徒，不能绝也。⑤

注①征，明也。沉，深也。

注②诡，违也。

注③帝谓尧也。书曰：“知人则哲，惟帝为难。”

注④亨，通也。

注⑤墨翟、孟轲也。绝，过也。

符融字伟明，陈留浚仪人也。少为都官吏，耻之，委去。①后游太学，师事少府李膺。膺风性高简，每见融，辄绝它宾客，听其言论。融幅巾奋，谈辞如云，②膺每捧手叹息。郭林宗始入京师，时入莫识，融一见嗟服，因以介于李膺，由是

知名。③

注①续汉志曰：“都官从事，主察举百官犯法者。”融耻为其吏而去。

注②幅巾者，以一幅为之也。𡇗，古袖字。如云者，奔踊而出也。

注③古人相见，必因介绍。介，因也，言因此人以相接见也。谢承书曰：“融见林宗，便与之交。又介绍于膺，以为海之明珠，未耀其光，鸟之凤皇，羽仪未翔。膺与林宗相见，待以师友之礼，遂振名天下，融之致也。”

时汉中晋文经、梁国黄子艾，并恃其才智，炫曜上京，卧托养疾，无所通接。

洛中士大夫好事者，承其声名，坐门问疾，犹不得见。①三公所辟召者，辄以询访之，随所臧否，以为与夺。融察其非真，乃到太学，并见李膺曰：“二子行业无闻，以豪桀自置，遂使公卿问疾，王臣坐门。融恐其小道破义，空誉违实，特宜察焉。”膺然之。

二人自是名论渐衰，宾客稍省，旬日之闲，叹逃去。后果为轻薄子，并以罪废弃。

注①谢承书曰：“文经、子艾，曜名远近，声价已定，征辟不就，疗病京师，不通宾客。公卿将相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，郎吏公府掾属杂坐其门，不得见也。”

融益以知名。州郡礼请，举孝廉，公府连辟，皆不应。太守冯岱有名称，到官，请融相见。融一往，荐达郡士范冉、韩

卓、孔 等三人，①因辞病自绝。会有党事，亦遭禁锢。

注① 音 。谢承书曰：“冯岱字德山。性慷慨，有文武异才。既到官，融往相见，荐范冉为功曹，韩卓为主簿，孔为上计吏。”袁山松书曰：“卓字子助。”

腊日，奴窃食祭其先，卓义其心，即日免之。”

妻亡，贫无殡敛，乡人欲为具棺服，融不肯受。曰：“古之亡者，弃之中野。①

唯妻子可以行志，但即土埋藏而已。”②

注①易系词曰：“古之葬者，厚衣以薪，葬之中野。”

注②谢承书：“颍川张元祖，志行士也，来存融，吊其妻亡，知其如此，谓言‘足下欲尚古道，非不清妙；且礼设棺槨，制杖章，孔子曰“吾从周”’。便推所乘羸牛车，命融以给殡，融受而不辞也。”

融同郡田盛，字仲向，与郭林宗同好，亦名知人，优游不仕，并以寿终。

许劭字子将，汝南平舆人也。①少峻名节，好人伦，多所赏识。若樊子昭、和阳士者，并显名于世。②故天下言拔士者，咸称许、郭。

注①舆音预。

注②魏志曰：“和洽字阳士，汝南西平人也。初举孝廉，大将军辟，不就。魏国建，为侍中。”

初为郡功曹，太守徐 甚敬之。①府中闻子将为吏，莫不改操饰行。同郡袁绍，公族豪侠，去濮阳令归，车徒甚盛，将入郡界，乃谢遣宾客，曰：“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。”遂以单车归家。

注① 音求，又巨秋反。

劭尝到颍川，多长者之游，唯不候陈 。又陈蕃丧妻还葬，乡人*必)* * *至，而劭独不往。或问其故，劭曰：“太后道广，广则难周；仲举性峻，峻则少通。故不造也。”其多所裁量若此。

曹操微时，常卑辞厚礼，求为己目。①劭鄙其人而不肯对，操乃伺隙胁劭，劭不得已，曰：“君清平之奸贼，乱世之英雄。”操大悦而去。

注①令品藻为题目。

劭从祖敬，敬子训，训子相，并为三公，相以能谄事宦官，故自致台司封侯，数遣请劭。劭恶其薄行，终不候之。

劭邑人李逵，壮直有高气，劭初善之，而后为隙，又与从兄靖不睦，①时议以此少之。初，劭与靖俱有高名，好共核论乡党人物，每月辄更其品题，故汝南俗有“月旦评”焉。

注①蜀志曰：“许靖字文休，少与从弟劭俱知名，并有人伦臧否之称，而私情不协。劭为郡功曹，排摈靖不得齿，以马磨自给。”

司空杨彪辟，举方正、敦朴，征，皆不就。或劝劭仕，对曰：“方今小人道长，王室将乱，吾欲避地淮海，以全老幼。”乃南到广陵。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。

劭不自安，告其徒曰：“陶恭祖外慕声名，内非真正。待吾虽厚，其必薄。不如去之。”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。①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。②及孙策平吴，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，时年四十六。

注①繇字正礼。

注②寓，寄也。

兄虔亦知名，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。①

注①平舆故城*在] *今豫州汝阳县东北，有二龙乡、月旦里。

赞曰：林宗怀宝，识深甄藻。①明发周流，永言时道。②符融鉴真，子将人伦。守节好耻，并亦逡巡。③

注①甄，明也。藻犹饰也。

注②明发，发夕至明也。吕氏春秋曰：“孔子周流天下。”

注③逡巡，自退不仕也。

后汉书卷六十九

窦何列传 第五十九

窦武字游平，扶风平陵人，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。父奉，定襄太守。武少以经行著称，常教授于大泽中，不交时事，名显关西。

延熹八年，长女选入掖庭，桓帝以为贵人，拜武郎中。其冬，贵人立为皇后，武迁越骑校尉，封槐里侯，五千户。明年冬，拜城门校尉。在位多辟名士，清身疾恶，礼赂不通，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。是时羌蛮寇难，岁俭民饥，武得两宫赏赐，悉散与太学诸生，及载肴粮于路，丐施贫民。兄子绍，为虎贲中郎将，性简奢侈。武每数切厉相戒，犹不觉悟，乃上书求退绍位，又自责不能训导，当先受罪。由是绍更遵节，大小莫敢违犯。

时国政多失，内官专宠，李膺、杜密等为党事考逮。永康元年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，以探幽暗之实；忠臣不恤谏争之患，以畅万端之事。是以君臣并熙，名奋百世。①臣幸得遭盛明之世，逢文武之化，岂敢怀禄逃罪，不竭其诚！陛下初从藩国，爰登圣祚，天下逸豫，谓当中兴。自即位以来，未闻善政。梁、孙、寇、邓虽或诛灭，②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，欺罔陛下，竞行谄诈，自造制度，妄爵非人，朝政日衰，奸臣日强。伏寻西京放恣王氏，佞臣执政，终丧天下。今不虑前事之失，复循覆车之轨，臣恐二世之难，必将复及，③赵高

之变，不朝则夕。④

近者奸臣牢修，造设党议，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、太仆杜密、御史中丞陈翔、太尉掾范滂等逮考，连及数百人，旷年拘录，事无 验 。臣惟膺等建忠抗节，志经王室，此诚陛下稷、□、伊、吕之佐，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，天下寒心，海内失望。惟陛下留神澄省，时见理出，⑤以厌人鬼喁喁之心。臣闻古之明君，必须贤佐，以成政道。今台阁近臣，尚书令陈蕃，仆射胡广，尚书朱宇、荀诜、⑥刘佑、魏朗、刘矩、尹勋等，皆国之贞士，朝之良佐。尚书郎张陵、姊皓、苑康、杨乔、边韶、戴恢等，文质彬彬，明达国典。内外之职， 才并列。而陛下委任近习，专树饕餮，外典州郡，内干心膺。宜以次贬黜，案罪纠罚，抑夺宦官欺国之封，案其无状诬罔之罪，信任忠良，平决臧否，使邪正毁誉，各得其所，宝爱天官，唯善是授。如此，咎征可消，天应可待。闲者有嘉禾、芝草、黄龙之见。夫瑞生必于嘉士，⑦福至实由善人，在德为瑞，无德为 。陛下所行，不合天意，不宜称庆。”书奏，因以病上还城门校尉、槐里侯印绶。⑧帝不许，有诏原李膺、杜密等，自黄门北寺、若卢、都内诸狱，系囚罪轻者皆出之。⑨

注①熙，盛也。

注②梁冀、孙寿、寇荣、邓万代，见桓纪也。

注③二世即胡亥。

注④赵高使女 阎乐 胡亥于望夷宫。

注⑤时谓实时也。

注⑥音古本反。

注⑦嘉士犹善人也。

注⑧上音时丈反。

注⑨都内，主藏官名。前书有都内令丞，属大司农也。

其冬帝崩，无嗣。武召侍御史河闲刘 参，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， 称解渚亭侯宏。武入白太后，遂征立之，是为灵帝。拜武为大将军，常居禁中。帝既立，论定策功，更封武为闻喜侯；子机渭阳侯，拜侍中；兄子绍 侯，迁步兵校尉；绍弟靖西乡侯，为侍中，监羽林左骑。

武既辅朝政，常有诛翦宦官之意，太傅陈蕃亦素有谋。时共会朝堂，蕃私谓武曰：“中常侍曹节、王甫等，自先帝时操弄国权，浊乱海内，百姓匈匈，归咎于此。今不诛节等，后必难图。”武深然之。蕃大喜，以手推席而起。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，刘瑜为侍中，冯述为屯骑校尉；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、宗正刘猛、太仆杜密、庐江太守朱宇等，列于朝廷；请前越 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，辟颍川陈 为属：共定计策。于是天下雄俊，知其风旨，莫不延颈企踵，思奋其智力。①

注①续汉志曰：“桓帝初，京都童谣曰：‘游平卖印自有评，不避贤豪及大姓。’案：武字游平。与陈蕃合策 力，唯德是建，咸得其人，豪贤大姓皆绝望矣。”

会五月日食，蕃复说武曰：“昔萧望之困一石显，①近者李、杜诸公祸及妻子，况今石显数十辈乎！蕃以八十之年，欲为将军除害，今可且因日食，斥罢宦官，以塞天变。又赵夫人及女尚书，旦夕乱太后，②急宜退绝。惟将军虑焉。”

武乃白太后曰：“故事，黄门、常侍但当给事省内，典门户，主近署财物耳。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，子弟布列，专为

贪暴。天下匈匈，正以此故。宜悉诛废，以清朝廷。”太后曰：“汉来故事世有，但当诛其有罪，岂可尽废邪？”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，专制省内。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，竟死。武复数白诛曹节等，太后豫未忍，③故事久不发。

注①元帝时，阉人石显为中书令，谮御史大夫萧望之，令自杀也。

注②女尚书，内官也。夫人即赵娆。

注③音淫。豫，不定也。

至八月，太白出西方。刘瑜素善天官，恶之，上书皇太后曰：“太白犯房左驂，上将星入太微，其占宫门当闭，将相不利，奸人在主傍。愿急防之。”又与武、蕃书，以星辰错缪，不利大臣，宜速断大计。武、蕃得书将发，于是以朱宇为司隶校尉，刘佑为河南尹，虞祁为洛阳令。武乃奏免黄门令魏彪，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。使冰奏素狡猾尤无状者长乐尚书郑飒，①送北寺狱。蕃谓武曰：

“此曹子便当收杀，何复考为！”武不从，令冰与尹勋、侍御史祝 杂考飒，辞连及曹节、王甫。勋、冰即奏收节等，使刘瑜内奏。

注①音立。

时武出宿归府，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 。盗发武奏，骂曰：“中官放纵者，自可诛耳。我曹何罪，而当尽见族灭？”因大呼曰：“陈蕃、窦武奏白太后废帝，为大逆！”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、张亮等十七人，血共

盟诛武等。曹节闻之，惊起，白帝曰：“外闲切切，请出御德阳前殿。”令帝拔剑踊跃，使乳母赵娆等拥左右，取信，闭诸禁门。①召尚书官属，胁以白刃，使作诏板。拜王甫为黄门令，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、山冰。冰疑，不受诏，甫格杀之。遂害勋，出郑飒。还共劫太后，夺玺书。令中谒者守南宫，闭门，绝复道。②使郑飒等持节，及侍御史、谒者捕收武等。武不受诏，驰入步兵营，与绍共射杀使者。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，令军士曰：“黄门常侍反，尽力者封侯重赏。”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，加节，与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。

夜漏尽，王甫将虎贲、羽林、厩驺、都候、剑戟士，合千余人，出屯朱雀掖门，与奂等合。明旦悉军阙下，与武对陈。甫兵渐盛，使其士大呼武军曰：“窦武反，汝皆禁兵，当宿宫省，何故随反者乎？先降有赏！”营府素畏服中官，于是武军稍稍归甫。自旦至食时，兵降略尽。武、绍走，诸军追围之，皆自杀，梟首洛阳都亭。③收捕宗亲、宾客、姻属，悉诛之，及刘瑜、冯述，皆夷其族。

徙武家属日南，迁太后于云台。

注①，有衣戟也。汉官仪曰：“凡居宫中，皆施籍于掖门，案姓名当入者，本官为封传，审印信，然后受之。”

注②复音福。

注③续汉志曰：“桓帝末，京师童谣曰：‘茅田一顷中有井，四方纤纤不可整。’

嚼复嚼，今年尚可后年饶。’案：易曰‘拔茅连茹’，茅喻贤也。井者，法也。

时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内英贤，并见废锢。‘茅田一顷’言贤多也。‘中有井’者，言虽厄穷，不失法度也。‘四方纤纤’言奸慝不可理也。‘嚼’，饮酒相强之辞也。言不恤王政，徒耽宴而已。‘今年尚可’者，言但禁锢也。‘后年饶’者，陈蕃、窦武等诛，天下大坏也。”饶音苦教反。饶犹恶也。

当是时，凶竖得志，士大夫皆丧其气矣。武府掾桂阳胡腾，少师事武，独殫斂行丧，坐以禁锢。

武孙辅，时年二岁，逃窜得全。事觉，节等捕之急。胡腾及令史南阳张敞共逃辅于零陵界，诈云已死，腾为己子，而使聘娶焉。后举桂阳孝廉。至建安中，荆州牧刘表闻而辟焉，以为从事，使还窦姓，以事列上。会表卒，曹操定荆州，辅与宗人徙居于邳，辟丞相府。从征马超，为流矢所中死。①

注①飞矢曰流矢。中，伤也。

初，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，送之林中。后母卒，及葬未窆，有大蛇自榛草而出，①径至丧所，以头击柩，涕血皆流，俯仰屈，②若哀泣之容，有顷而去。

时人知为窦氏之祥。③

注①广雅曰：“木生曰榛。”

注②音丘吉反。

注③祥，吉凶之先见者。尚书曰：“亳有祥。”

腾字子升。初，桓帝巡狩南阳，以腾为护驾从事。公卿贵戚车骑万计，征求费役，不可胜极。腾上言：“天子无外，乘